

列寧

馬雅可夫斯基著



32

-5

馬雅可夫斯基著

列寧

余振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列 寧

馬雅可夫斯基著

余 振 譯

*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〇三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字數：105千

開本 33.5"×46" $\frac{1}{32}$ 印張 4 $\frac{5}{8}$ 插頁 3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重排第二次

一九五五年七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數 0001—3000

定價(冊) 0.50 元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據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СОБРАНИЕ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Й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ЛЕНИНГРАД, 1950) 所載原文譯出。註釋曾參考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ХОРОШО" (ДЕТГИЗ, 1954) 及 В. МАЯКОВСКИЙ: "ПОЛНОЕ СОЧИНЕНИЕ" (ГОСЛИТИЗДАТ, 1945)

刘岷木刻裝幀



作 者 像

譯者前記

馬雅可夫斯基的長詩“列寧”開始了詩人創作生活的新的階段。在這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典範作品中，充分反映出了詩人正確的美學原則和高度的藝術技巧。

共產黨和蘇維埃國家的創建者列寧的生平和革命事業經常吸引着馬雅可夫斯基。詩人在一九二〇年就寫了關於領袖的第一篇詩——“符拉季密爾·列寧”。馬雅可夫斯基在這篇詩里說明了，共產黨和它的領袖應當成為蘇維埃藝術中的基本主題。一九二三年當列寧病危的時候，馬雅可夫斯基又寫了“我們不相信”一詩，肯定了列寧事業的不朽。

關於列寧的長詩，馬雅可夫斯基是在一九二三年開始構思的，一九二四年，在整個蘇維埃國家因為列寧逝世而感到最大悲哀的時候，才寫成。安葬列寧的那一天，馬雅可夫斯基在紅場上親自看見人民的最大的悲哀。國家的沉重的損失震撼了馬雅可夫斯基。他加緊自己的寫作工作：鑽研列寧的著作、列寧夫人克魯普斯卡雅的文章、關於列寧及其家屬的回憶，同一些跟列寧有過接觸的人們談話。龐大的計劃和主題的複雜性使馬雅可夫斯基感到不安。他後來自己說：“我很害怕這部長詩，因為很容易降低為單純政治性的轉述。”一九二四年十月長詩寫成了，一九二五年題着“獻給俄羅斯共產黨”的獻詞而出版了。

F263/4501

*

*

*

長詩“列寧”主要的主題是：列寧革命事業的不朽和它的全世界性的歷史意義。

長詩包括了一篇短短的序詩和正文三章。

序詩，正像馬雅可夫斯基其他長詩中的序詩一樣，主要是說明長詩的主題。列寧雖然不在了，但他“比活着的人們還富於生命”，“時間啊，重新把列寧的口號旋風似地吹起！”同時還說明了這部長詩體裁上的特殊性——“列寧的故事”。這部長詩不同於一般的敘事詩、一般的抒情詩，甚至也相同於馬雅可夫斯基自己前期的任何作品，這是詩人以“講故事人”的身份代表全體人民所講出的每一個蘇維埃人的心裏話。

長詩的第一章分為兩個部分（“烏里揚諾夫的一生是短暫的，直到最後的一瞬我們全都明白。”以前是第一部分，以後是第二部分——見十七頁）。第一部分只是更進一步發揮了詩序中的思想。馬雅可夫斯基說，他個人的悲痛和社會的義務使他寫作他的這部長詩。

心裏有什麼，

我就遵從義務命令

把它寫出來。

詩人已經認識到“列寧與革命”這個主題加到作者身上的義務之重大，同時詩人也不掩飾政治任務和藝術任務的複雜性所引起的一些顧慮。這使他感覺到詩的語言的貧乏和傳統的“頌歌”詩體的不再適用。像“時代”、“上帝的賜與”、“帝王的風采”、“上帝恩賜的領袖”這些用語，在講述革命領袖的故事時是決不適用的。

在這一部分的最後幾行中，詩人提出了三個問題，他認為對這些問題必須給出一個明確的答覆。

他做過什麼事？

他是什麼樣的人？

他來自什麼地方？

想要解答這幾個問題，僅僅講述列寧的傳記是不夠的。想要解答這樣的問題，只有從二百年勞動人民的革命鬥爭講起。

第二部分就是從“很久以前，約在二百年前”寫起，在歷史事件的進程中說明了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領袖的出現的必然性。讀者一步一步地、自然而然地得到這樣的結論——

正因為這樣

在西姆比爾斯克的偏僻的地方

才誕生了

一個普通的孩子

列寧。

在第二章中，詩人根據俄羅斯革命運動的發展講述着列寧的生平和事業。馬雅可夫斯基使讀者得出這樣的結論：“新羣衆的新領袖”（斯大林語）的成長是同俄羅斯工人階級和它的共產黨的成長，不可分割地聯系着的。這種思想很透徹地表現在下邊這些詩行中：

黨——

是工人階級的脊骨。

黨——

是我們事業的永生。

.....

階級的頭腦，

階級的事業，

階級的力量，

階級的光榮——這就是黨。

黨和列寧——

一對雙生的弟兄，——

在母親——歷史看來

誰個更為可貴？

我們說——列寧，

我們是在指着——

黨，

我們說——

黨，

我們是在指着——

列寧。

馬雅可夫斯基，忠實於歷史的真實，指出了工人階級、共產黨及其領袖的統一。因此，長詩中領袖的主題是和黨的主題分割不開的。

第三章中主要的內容是人民向自己的領袖，自己的導師的哀痛的訣別。這一章，正同整個長詩一樣，充滿了革命的樂觀主義，充滿了對列寧主義不可戰勝的力量的信念。黨和人民向列寧宣誓繼續完成具有全世界歷史意義的列寧的事業。在長詩的最後，以非常有力的詩句肯定了列寧事業的不朽：

活着的列寧

又發出

號召：

“無產者們，

整起隊伍來

走向最後的決鬥！

奴隸們，

挺直你們的腰，

伸直你們的腿！

無產的隊伍，

站齊！

即將到來的歡樂的革命

萬歲！

這是——

歷史所知道的

一切戰爭中

唯一的

偉大的戰爭。”

*

*

*

在蘇維埃文學中，馬雅可夫斯基第一個成功地創造了列寧的形象。在馬雅可夫斯基所創造的列寧的形象中，純樸、自然、人性同“一眼望盡了整個的世界、看透了時間掩蓋着的一切”的天才，非常和諧地結合在一起。同時，馬雅可夫斯基還創造了蘇維埃人的一般的美好的、理想的形象。這樣，使這部長詩成為蘇維埃文學中不朽的作品。

馬雅可夫斯基在創造列寧的形象時，正像高爾基一樣，也受了斯大林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在克里姆林軍校學生晚會上的演說“論列寧”很大的影响。

馬雅可夫斯基在列寧的形象上體現了歷史形成的俄羅斯革命者的典型特點。他非常強調地指出了“在人世上生活過的一切人們中最現實的人”的特點。詩人說：“他，正同你們和我，完全是一樣的人”，但同時他又指出在列寧的這種純樸後面也隱藏着社會主義革命的天才戰略家的特點。

馬雅可夫斯基還描寫了領袖與人民羣衆的血緣關係，認為這是列寧的最有力的特點：

一個蒙昧的階級

碰到了

列寧，

由於列寧的啓示

走向光明，

得到了

羣衆的力量

和思想，

列寧

也跟着階級一同

成長壯大。

斯大林關於列寧這樣說過：“在革命轉折關頭，他真似鮮花盛開，成爲千里眼，預察到各階級的行動和革命進程的可能曲折，他看見這些東西，簡直是瞭如指掌。”^①

列寧的社會主義人道主義是他對人民無限熱愛的表現。列寧在反抗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級的鬥爭中，看到通向共產主義、通向全世界勞動人民最高幸福的道路：

他

對同志

滿懷着人性的溫暖，

和悅可親。

他

站在

敵人面前，

比鋼鐵還強硬。

① “列寧文選”，莫斯科，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中文版，第一卷，四四頁。

馬雅可夫斯基在寫完了他這部長詩以後，列寧的形象一直在他的創作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從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〇年詩人又寫了不少關於列寧的詩，如：“列寧和我們在一起”、“和列寧同志談話”、“列寧主義者”等等。

*

*

*

長詩“列寧”——是一部抒情敘事的作品。長詩中以敘事詩的廣闊的規模描寫了幾個世紀的人民解放鬥爭、共產黨的組成、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和蘇維埃國家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初幾年。講到因列寧逝世而引起的全人民悲痛的那些詩行，却又充滿了深沉的抒情詩的氣氛。這是詩人自己的抒情詩，也是全人民的抒情詩，因為詩人不但是人民中的一員，同時他也代表着人民。

長詩“列寧”的語言是非常豐富、多樣、美麗、明確的。馬雅可夫斯基用這樣的語言很恰當地表達了作品中多方面的思想內容。歷史事件、政治鬥爭、哲學爭論、詩人自己的感受——需要把多種不同風格的語言交織到作品中去。他時而用講故事的口氣講述着歷史事件，時而又用熱情的親切的語調講出自己衷心的感情，時而用忿怒的聲調痛斥着列寧事業的敵人，時而又用嘲笑的語氣同那些堅持舊美學觀點的詩人和批評家爭論。

馬雅可夫斯基是繼承了俄羅斯詩歌中普希金、萊蒙托夫、涅克拉索夫的優秀傳統的，因此，當文學中的成規變為藝術發展中的障礙時，他就大膽地打破了它。馬雅可夫斯基在長詩中使用了許多過去只用於政論文章、報章雜誌、標語口號中的文字，這樣更豐富了詩的語言。例如：剩餘價值、剝削、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社會革命黨人、自由主義者、民意黨人、妥協主義者，“工人階級解放鬥爭協會”、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布爾什維克等等。在長詩中還有機地引用了當時流行的革命歌曲和列寧著作或講演

中的原文。如：

政權歸於蘇維埃！
 土地歸於農民！
 和平歸於各民族的人民！
 麵包歸於飢餓的人們！

就是列寧在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前夜所提出的口號。一九二二年三月列寧在俄羅斯共產黨（布）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說道：“……每個普通農民都會看到：我們是在幫助他；那時，他就會跟着我們走去，就即令這種步度會要慢一百倍，但它却穩固牢實一百萬倍。”^①馬雅可夫斯基的詩行中是這樣引用的：

我們推進得
 雖然百倍地緩慢，
 但却是
 百萬倍地
 穩固而牢實。

馬雅可夫斯基自己知道，他在詩歌方面的革新一定會引起墨守成規的詩人和批評家們的不滿，正如普希金當年的革新引起了文學守舊派的不滿一樣。馬雅可夫斯基對這些詩人和批評家們說道：

我知道，
 抒情詩人
 一定要痛苦地歪起嘴，
 批評家
 一定會過來
 揚起鞭子來抽打：

① “列寧文選”，莫斯科，外國文書齋出版局，中文版，第二卷，九五二頁。

“靈魂在哪兒呢？！”

難道這就是

漂亮的詞句！

哪裏是詩？

不過是一篇政治論文！！”

資本主義——

是一個不雅緻的字眼，

“夜鶯”——

聽起來要雅緻得多了，

但是我

還要再三再四地

講到它。

用鼓動家的口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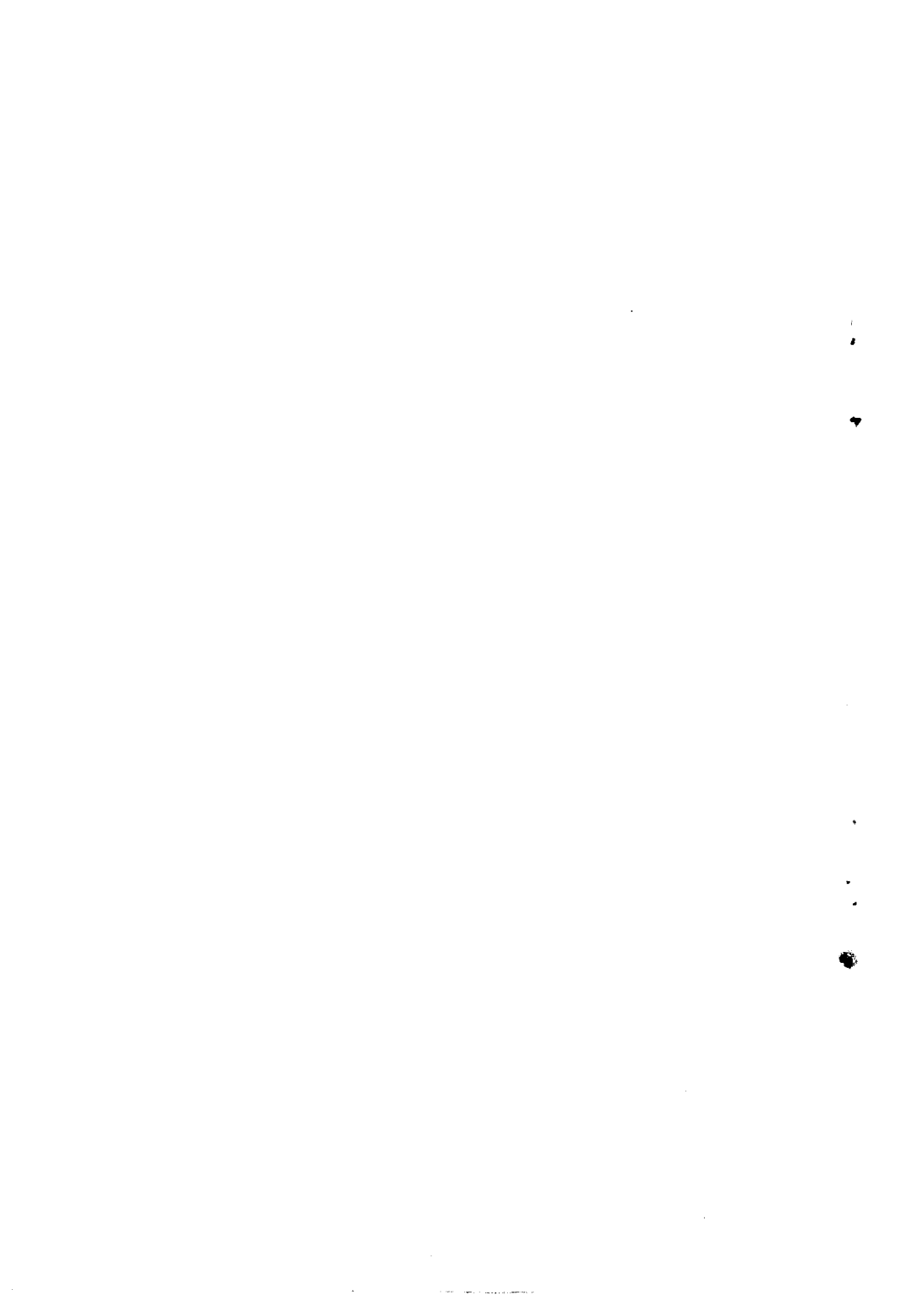
揚起你的詩句吧！

馬雅可夫斯基打破了古老的文學傳統，消除了詩與生活之間，文學語言與活的口語之間的人為的界限。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在詩的創作中展開了全面地、真實地、在其革命發展中反映蘇維埃人的生活、思想和感情的新的可能。

1955年12月

獻給

俄羅斯共產黨



是時候了——

我要來講

列寧的故事。

這並不是因為

悲傷

已經不復存在；

是時候了，

這只是因為

劇烈的哀戚

已經變成明晰的

有意識的沉痛。

時間啊，

重新把

列寧的口號旋風似地吹起！

難道我們還要

流淌着

揩抹不盡的淚？